

从隐含到可感：《文化苦旅》英译本中“苦”的情感重构

陈奕帆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7月9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4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9日

摘 要

《文化苦旅》作为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以“苦”为贯穿全书的核心情感基调，承载着作者对文化变迁、文人处境与文明发展的深层忧思，其情感表达高度依赖中文语境下的含蓄象征。本文通过对原作与英译本的文本对比分析发现，译文从人称转换、语义转化、语境显化、意象重构、情感强化与心理深化六个维度，对原文“苦”的象征表现方式进行了系统性重构，使原本依赖中文语境、需要读者自行领会的隐含情感，转化为英语读者可直接感知的表达。这一重构策略既实现了跨文化情感的有效传递，也体现出文学翻译中情感传达与审美忠实的固有张力，为文化散文的英译实践提供了有益参照。

关键词

《文化苦旅》，英译研究，情感重构，文学翻译，跨文化情感传递

Making the Implicit Perceptible: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of “Bitterness”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

Yifan Ch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9,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9, 2026

Abstract

Yu Qiuyu's *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 a landmark of Chinese cultural prose, is anchored

in a keynote of “bitterness”, conveying the author’s deep-seated lament for cultural changes, literary circumstanc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ivilizations. Its emotional expression relies heavily on implicit symbolism embedded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 context. Through a comparative textual analysis of the source text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translation systematically restructures the symbolic rendering of “bitterness” along six dimensions: narrative person shift, semantic transformation, contextual explicitation, imagistic reconstruction, emotional intensifi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eepening. Implicit emotions that originally depended on the Chinese context and required readers’ active interpretation are transformed into expressions directly perceivable by English readers. This restructuring strategy enables effective cross-cultural emotional transfer while also revealing an inherent tension between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aesthetic fidelity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reby offer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actice of translating cultural prose into English.

Keywords

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ies, Emotional Reconstruc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ross-Cultural Emotional Transfer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代表作，以“苦”为核心情感基调贯穿全书。余秋雨行走于历史遗迹之间，在山水与文物的巡礼中，其文字里始终萦绕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与感伤。这种“苦”的意涵复杂而多元，表面上是作者个人游历时的忧郁与感伤，实则蕴含着更深层的文化意涵。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其内涵：李筱玉指出，“苦”体现为山水寻觅的身体之苦、文化反思的探索之苦，以及对人格的反思与拷问[1]；闫小军认为，“苦”的意蕴体现于在山水风物中寻觅文化、在传统文人精神中挖掘文化、在历史沉思中提炼文化之中[2]；张剑桦则强调，贯穿全书的忧患意识是“苦”的核心，源于作者对中国文化发展的深切关注与历史责任感[3]。这些研究共同呈现了《文化苦旅》中“苦”的多重面向，其中既有作者旅途跋涉的艰辛，也有对文化变迁的反思，更有历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迷惘与精神困境。

厨川白村在《苦闷的象征》中提出的文艺观，为理解这种“苦”的生成与表达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理论视角。他指出：“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4]从这一视角出发，《文化苦旅》中的“苦”可以被理解为生命力受压抑而产生的创造性情感。作者将这些压抑转化为文字，通过具象的文化遗迹、历史人物与个人经历等象征方式表现内在的苦闷。

本次研究选取的英译本 *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 由 CN Times Books 出版社于 2015 年推出。该社为面向英语世界普通读者的大众出版平台，主打中国文化主题普及读物的海外传播，发行覆盖海外主流大众图书零售渠道。这一出版属性决定了译本整体侧重于目标读者的阅读流畅度与文化可接受性，为理解其情感重构策略提供了现实参照。基于上述认识，本文通过对比分析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文化苦旅》与该英译本，重点考察原文与英译本中“苦”的表现差异。对比发现，译文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翻译操作，将原文中需要依赖语境领会的“苦”，通过重构其象征表现方式，转化为英语读者更可直接感知的情感表达。这种重构现象可以从六个维度加以分析：人称视角的转换、语义层面的转化、语境层面的显化、意象层面的重构、情感色彩的强化、心理层面的深化。这六个维度分别对应语言表意的

不同层面，构成由表及里的分析框架。本文以此剖析原文中“苦”的情感在译文中如何得以传递。

2. 《文化苦旅》英译本中“苦”的情感重构策略

为具体呈现上述六个维度的分析框架，本节选取《文化苦旅》中具有代表性的篇章进行个案分析。

《鱼尾山屋》中，作者在考察埃及、中东等古文明遗址后，通过对比深刻反思不同文明的存续轨迹，流露出深沉的文明忧思；《山庄背影》以承德避暑山庄从兴建到沉寂的变迁过程为线索，反映出清王朝的兴衰脉络，展现出历史变迁中文化空间的沉浮与文化遗产的绵长重量；《道士塔》详细描写敦煌藏经洞文物流散的经过，揭示了民族文化遗产在个体认知局限与外部劫掠双重作用下遭遇损毁流失的深层伤痛；《沙原隐泉》记录了作者在沙漠中登沙山、寻清泉的游历过程，借登高临下的切身处境抒发对人生进退、精神求索的思考；《谢家门孔》以电影艺术家谢晋的人生经历为核心，书写文化创作者的生命坚守与创作执念，展现出艺术创造背后的人生沉郁与精神韧性。这些案例覆盖了从文明发展到历史变迁、从文化遗产命运到个体生命境遇、从自然游历感悟到人生价值叩问的广阔主题，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文化苦旅》中“苦”的多重面向。以下将结合具体案例，逐一分析六类重构策略的操作方式与情感效果。

2.1. 人称转换：从旁观视角到直面介入，拉近情感距离

人称决定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原文在展开文明反思的宏观论述时，常采用第三人称叙述，保持着一种静观的距离感；译文通过转换为第二人称，打破了这种安全距离，使读者从旁观者转变为直接的对话参与者。本节选取《鱼尾山屋》一文中对人类、文明、历史的排比追问作为案例，分析译文如何通过人称转换，将原文中静观悲悯的困惑之苦，转化为读者直面诘问的参与式体验，从而拉近读者的情感距离。

例 1:

原文：人类，为什么那么伟大却又会那么无奈？文明，为什么那么辉煌却又会那么脆弱？历史，为什么那么精致却又会那么简单？[5]

译文：Humans, why are **they** so great and so helpless? Civilization, why were **you** so brilliant and yet so fragile? History, why were **you** so delicate and yet so simple? [6]

原文中的“苦”源自人类面对自身文明成就时的终极困惑。人类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却无法阻止它被时间侵蚀、被战火摧毁；文明曾经辉煌，却脆弱得抵挡不了天灾、战乱；历史本由无数细节编织而成，却被简化为教科书上的一个结论和标签。压抑的根源在于一种认知层面的无力感：人类明知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却不得不一次次发问，在追问中反复确认自身的渺小与局限。原文以第三人称发问，具有“指称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即语言指向被谈论的对象，在此语境中，“人类”“文明”“历史”都是被作者谈论的对象。读者保持着安全的旁观距离，这种距离让“苦”体现为静观的悲悯，而非置身其中的挣扎。

译文将“文明”与“历史”置换为第二人称，以“你”发问。这种处理正是对原文象征表现方式的重构，将抽象对象转化为可被直接呼唤的对话对象。第二人称具有“呼唤功能”(appellative function)，能直接作用于读者。文明不再是被谈论的“它”，而是站在面前可以被质问的“你”。文明和历史从而变成了活生生的存在，可以被呼唤、被诘问。这一人称转换打破了读者的安全距离。读者不再只是旁观者，而是随着文字向“你”发出质问的人。那种明知得不到回答却仍要追问的执拗便不再是远距离的叹息，而成为近在咫尺的痛楚。更深的“苦”在于，那个被质问的“你”，其实正是我们自己。文明是我们创造的，历史是我们走过的，脆弱与无奈最终都要落回人类自身。于是，发问者与被问者在第二人称中悄然重合，“苦”便成了一场无法逃脱的自问自答。

译文通过人称转换拉近了读者与文本的情感距离，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从而使原文中静观的悲悯转化为偏向介入式的内心体验，拉近了情感传递中的文化距离。但与此同时，原文第三人称所承载的静观疏离的审美质感也发生改变，中文散文中依托距离感生成的悠长余味在译文中有所削减。

2.2. 语义转化：从内敛含蓄到直白呈现，加深情感强度

语义是语言表达意义的基础层面，词汇选择直接决定意义内涵与情感强度。翻译过程中，原文依赖语境、语体修辞传递的隐含意义，可通过译入语词汇的语义调整实现显化。本节以《谢家门孔》中著名导演、编剧谢晋晚年身体衰颓却仍强撑精神的片段为案例，重点分析译文如何通过语义转化，将原文内敛含蓄、需要依赖语境领会的生命之“苦”，重构为更具直接冲击力的情感表达，从而加深情感强度。

例 2:

原文：他想摆脱踉跄，挣扎了一下，谁知更是朝前一冲，被人扶住，脸色发青。这让人们突然想起他的皮夹克、红围巾所包裹着的年龄。[5]

译文：He wanted to stop staggering, but even such a struggle made him rush straight forward; someone held him quickly, but his face was in blue, which reminded people of his age, covered under his leather jacket and red scarf. [6]

原文中的“苦”，根源于谢晋作为创作者旺盛的生命力与身体自然衰颓之间的矛盾压抑。谢晋始终保有强烈的创作欲望，不愿因年龄停下创作脚步，身体的失控却在不经意间打破了他刻意维持的精力充沛的表象。这种压抑的核心是意志与生理极限的错位，创作者的精神仍在向前奔跑，生理状态却已无法匹配相应的节奏。作者以白描手法连贯呈现人物动作，全程没有直接点明衰老虚弱，也没有直接抒发心酸感慨，只通过细碎的动作细节铺陈场景。末句以衣物包裹年龄的委婉说法收束，将人物的年迈状态藏于物象之后，不做直接抒情。读者需要串联前后动作细节，自行体会盛年不再的酸楚与创作者不服老的执拗，情感表达偏内敛含蓄。

译文通过两处核心语义转化，将原文依赖语境领会的“苦”直接呈现在词汇层面。其一是将动作层面的“挣扎”译为“struggle”，并以“even such a struggle”承接前后动作。原文的“挣扎”描述调整身体姿态的具体动作，情感色彩较为中性。英语中的“struggle”本身包含与困境抗争的语义，搭配“even”之后更凸显努力却徒劳的无力感，使细微的身体动作呈现出对抗衰老的精神内涵。读者可以直接从中感受到人物试图掌控身体却屡屡失效的窘迫，原本隐含在动作背后的执拗与酸楚在词汇层面得以直接显化。

其二是将“包裹着”译为“covered under”，对原文含蓄的物象隐喻做了语义层面的显化处理。原文中“包裹着的年龄”以包覆的具象动作承载隐喻义，指真实老去的年龄被鲜亮的衣着与饱满的精神状态所遮掩，平日不易被旁人察觉。“包裹”一词不直接点破遮掩的内核，相关的感慨需要读者结合人物的精神状态自行推导。译文中的“covered under”以“cover”的核心语义直接点明遮盖的属性，搭配“under”使被覆盖的从属关系更为明确，把原文隐含的年龄被掩藏、易被忽略的意涵呈现在词汇层面。这种语义转化，将原文委婉藏于物象中的衰老之叹，转化为直白可感的语义信息，显化出人物强撑精神的宿命感与苦涩感。

译文将原文依赖白描手法与委婉措辞传递的情感内容，转化为在词汇层面直接呈现的表达方式，使英语读者能够直接感知文化创作者面对衰老的无力之苦与坚守之苦。但原文所特有的克制隐忍的审美张力也随之减弱，那种藏于细节之中、需要读者慢慢品察的沉郁质感，在直接的语义呈现中受到了一定的简化。

2.3. 语境显化：从同词复用到意涵明晰，凸显情感内核

语境指的是词语所处的具体环境，包括它所修饰的对象、所在句子的结构以及前后文的关系。在翻

译过程中，原文中相同的词语如果出现在不同的语境中，往往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译者可以根据语境的差异，在译文中选用不同的词汇，从而将原文中隐含的不同意涵清晰地呈现出来。本节选取《山庄背影》中对避暑山庄封禁状态的描写作为案例，分析译文如何通过语境显化，将原文中依赖双重语境才能领会的物质与精神双重禁锢之苦，重构为更直接可感的表达，从而使情感内核的呈现更为明晰。

例 3:

原文：关住了那些宫殿房舍倒也罢了，还关住了那么些苍郁的山、那么些晶亮的水。[5]

译文：Boarding up the palace buildings wouldn't matter much, but to lock away those deep green hills, those bright waters. [6]

原文中的“苦”源自避暑山庄伴随清王朝衰落而陷入的沉寂与封禁。避暑山庄本是清代皇家理政与游憩的核心场所，承载着王朝的盛世气象与文化生机，王朝衰落后，不仅宫殿建筑被封闭搁置，连原本开阔舒展的山水格局也一同陷入沉寂。这种封禁不只停留在物理层面，更意味着一整个时代的文化气度与生命活力被封存，古典文化的生命力随王朝更迭陷入沉寂。作者以“关住”一词的重复使用表现这种双重压抑，该词完整意涵的生成高度依赖语境。第一个“关住”指向物理层面的建筑封禁，针对有形的宫殿房舍，是可被直接观察的具体动作。第二个“关住”转向精神文化层面，针对无形的山水意境，指自然空间连带其中的文化记忆一同被隔绝、沉寂。同一词汇跨越物质与精神两个语境，其语义的完整呈现依赖读者对前后文语境的整体把握，其物质与精神双重意涵的呈现依赖读者主动跨越语境进行整合。

译文通过语境显化，将原文依赖双重语境才能领会的意涵直接呈现在词汇层面。第一个“关住”译为“boarding up”，在英语中特指用木板封堵门窗等建筑结构，对应物理层面的封闭动作，直观呈现宫殿建筑被搁置荒废的状态，把原文隐含的建筑沉寂、皇家场所衰败的物质之苦，转化为具体可感的画面，体现了客观层面的荒芜与落寞。第二个“关住”译为“lock away”，本义为锁藏、隔绝，可同时指向具体空间的封闭与抽象事物的封存，用来形容山水时，自然传递出自然与文化空间被整体隔绝、生机被封存的意味，表现出文化空间随王朝衰落一同沉寂的深层苦楚，让抽象的精神之苦变得可感知、可共情。译文将原文中需要读者跨越两个语境才能领会的双重意涵，拆解为两个分别对应于各自语境的表达，使隐含信息得以显性化呈现。通过这一重构，情感内核从需要读者自行整合的隐含信息，转化为在词汇层面直接呈现的明晰表达，物理封禁与文化沉寂的双重悲凉得以同时传递。

这种语境拆分的处理方式，使原文同词复用的含蓄表达转化为分层明晰的直接表述，读者无需跨越语境整合意涵，即可清晰感知其中的双重情绪。但原文中同一词语勾连物质与精神的修辞巧思也随之消失，中文表达里言简义丰、一词多境的凝练美感，在译文的拆分表达中有所损耗。

2.4. 意象重构：从概括凝练到具象可感，强化情感载体

意象是文学作品中承载情感的重要载体。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中某些需要读者借助语境才能领会的含蓄意象，往往可以通过译入语意象的强化或创造性添加而得以具体化。本节选取《道士塔》一文中王道士因不识文化遗产的价值而打通洞窟、致使壁画毁灭的片段作为案例，分析译文如何通过意象重构，将原文中凝练概括的毁灭之痛，具象化为更具画面感和过程性的视觉体验，从而实现情感载体的强化。

例 4:

原文：他四处打量，觉得一个个洞窟太憋气了，便要工匠们把它们打通。大片的壁画很快灰飞烟灭，成了走道。[5]

译文：Finally, he'd look around, decide that all these little caves were too suffocatingly small, and have a passage smashed through linking them, so in short order vast areas of cave paintings were reduced to swirling dust. [6]

原文中的“苦”源自文明遗迹被粗暴毁坏的痛惜。壁画是千百年积累的艺术珍品，却因为王道士以

“太憋气”这样的理由被毁于一旦。人类智慧的结晶因个体认知局限而遭遇损毁，这正是生命力在文明层面所遭受的压抑。原文用“灰飞烟灭”这个成语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壁画彻底消失的结局，以“灰”“烟”的消散意象，承载文明被毁的痛惜之情。读者读到这四个字时，需借助对成语意涵的认知，自行想象壁画化为灰烬、消散于无形的惨痛场景。在这一处理中，情感载体表现为高度概括的成语意象，其情感传递依赖读者对文化语境的主动感知。

译文将“灰飞烟灭”翻译为“were reduced to swirling dust”这个更具画面感的表达。这种处理正是对原文象征表现方式的重构，将凝练的成语意象，扩展为更具过程性和画面感的视觉场景。“reduced to”带有“被迫降格”的意味，暗示了从完整到破碎、从有价值到无价值的不可逆转化，读者从中可以直观感受壁画并不是自然消亡，而是被某种不可抗外力强行摧毁。“swirling dust”则在原文视觉意象的基础上进行了具象化，“swirling”作为持续性的动态画面，使读者仿佛亲眼看到壁画碎裂成粉末并在空气中旋转。通过这一重构，情感载体被转化为可以直接被看见的动态视觉画面，承载情感的方式由间接暗示变为直接呈现。

这一重构将成语的凝练意象转化为具象的动态画面，使译文的视觉呈现更具过程性与具象化特征。但原文“灰飞烟灭”四字所承载的厚重历史感与概括性力度也被削弱，中文成语以极简文字包蕴丰富意涵的审美特质，在具象化地展开描述中呈现出更为直接的表现形态。

2.5. 情感强化：从中性平淡到浓烈厚重，提升情感浓度

情感色彩的强度直接影响读者对文本情感基调的感知。在翻译过程中，原文中情感色彩相对中性的词汇，可以通过译入语中情感色彩更为浓重的对应词加以替换，从而增强文本的情感冲击力。本节选取《鱼尾山屋》一文中对昔日文明故地如今被沉郁的精神氛围笼罩的描写作为案例，分析译文如何通过情感色彩的强化，将原文中相对平静的叙述，重构为情感浓度更高的表达。

例 5:

原文：在那个**伟大的文明故地**，几乎上上下下都被这种精神阴霾所笼罩。[5]

译文：That **old haunt of great civilizations** was almost covered with such a spiritual haze. [6]

原文中的“苦”源自中东两河流域的古文明故地，被如精神阴霾的沉郁氛围笼罩的压抑感。所谓“伟大的文明故地”，本应是孕育辉煌文化、承载历史记忆的神圣之地，如今却被某种无形的精神阴霾所笼罩，压抑的根源在于文明的流变。曾经辉煌的文化圣地，如今只剩下历史的遗存，而弥漫其中的“精神阴霾”，既是时局动荡所带来的精神压力，也是文明变迁后留下的精神创伤。作者以相对中性的“故地”一词描述这片土地，将判断与情感留给读者自行体会。

译文将“伟大的文明故地”译为“old haunt of great civilizations”。“haunt”一词在英语中作名词时，除表示“常去之地”外，还可指“鬼魂萦绕的场所”，自带阴郁沉重的情感联想。这个词携带有阴郁、不祥、沉重的情感色彩，常用来描述充满历史创伤、悲剧记忆的地方，如鬼魂徘徊的古宅、灾难发生后的废墟。译者以“haunt”替代中性的“故地”，使这片文明故地笼罩上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郁氛围，读者在阅读时不仅联想到辉煌过去，更感受到一种被历史阴影缠绕的沉重感。

这一词汇选择使情感表达变得更为直接，改变了原文中性叙事、情绪藏于意象的表达逻辑，能够让英语读者直接捕捉到文字背后的沉郁基调。但原文平静叙述下含蓄的表达效果被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所替代，克制叙事所形成的张力有所减弱，表达留白也随之收窄。

2.6. 心理深化：从静态描述到动态挣扎，增强情感张力

心理层面指文本中人物内在情绪的呈现方式。中文散文常以平缓的状态铺陈承载内心情感，相关心

理活动依托语境自然流露。翻译过程中，原文中含蓄内敛的静态心境，可通过动态化的表达处理，转化为更直观的心理行为过程，深化读者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感知。本节选取《沙原隐泉》中作者登沙山时的感慨作为案例，分析译文如何通过心理层面的深化，将原文内蕴于场景中的进退之思，重构为更具张力的动态心理体验，从而增强情感张力。

例 6:

原文：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5]

译文：Aiming for the summit, yearning for the heights, I've arrived here to find a narrow scrap of ground barely large enough to stand on. I can't walk ahead or sideways, only enjoy a moment of gazing downwards. Remaining here would be impossible. There's no way to go higher, and descending is fraught with difficulty. I feel an unprecedented loneliness and terror. [6]

原文中的“苦”，源自人对精神高地的追寻与现实处境之间的落差。作者以登顶后的所见所感展开叙述，整体采用状态铺陈的抒情方式，情感内蕴于客观场景与判断之中，不做直白的心理动作描摹。开篇以两个“向往”点明内心期许，随后转入对山顶空间的客观判定，“刚能立足的狭地”对应着期许与现实的落差。“不能横行，不能直走”的表述，是对行动边界的静态说明，承载着身处高地的局促感。“怎可长久驻足安坐”的反问，是基于处境的自然感慨。“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是对进退处境的直接判断，最终收束于孤独与惶恐的整体感受。整段文字依循场景推进情绪，所有心理起伏都融于平缓的状态叙述里，读者可在语境中逐层体会从期许到失落再到进退无依的完整心绪，体现出中文散文含蓄内敛、留白悠长的审美特质。

译文通过心理层面的深化处理，将原文静态叙述中隐含的情绪，转化为连贯清晰的动态心理过程。开篇以“Aiming for”与“yearning for”两个持续性动名词结构，将原文中凝练的期许状态外化为持续推进的心理动作，让潜藏的向往之情具备了过程感与方向性。而原文“怎可长久驻足安坐”的自问式感慨，译文转化为“Remaining here would be impossible”的明确陈述句判定。原文以反问句式承接对山顶空间的描述，不直接给出结论，人物对处境的权衡与思索都藏在问句的留白之中，读者可在语境中自行体会那份局促与无奈，是中文散文常见的含蓄表达。译文则将隐含在反问里的自我叩问，转化为明确的心理判断，把人物从感知空间局限到做出“无法久留”判断的完整心路历程显化出来。原本包裹在问句里的委婉慨叹，成为了人物内心明确的认知结果，身处高地的失落与局促获得了更明确的心理呈现。

这一处理将原文融于场景的静态心境转化为清晰的动态心理过程，改变了中文散文以景藏情、心绪暗含的表达习惯，使英语读者能够直接把握人物的心理起伏。但原文依托状态铺陈生成的含蓄悠长的审美余韵也随之减弱，读者逐层体悟的阅读空间有所收窄。

3. “苦”的情感重构：从隐含到可感

通过以上六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化苦旅》英译本 *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 在传递原文“苦”的情感时，并非简单地忠实转换，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翻译操作，对其象征表现方式进行了系统性重构：人称层面，通过从旁观视角到直面介入的转换，拉近读者的情感距离；语义层面，通过从内敛含蓄到直白呈现的转化，加深情感强度；语境层面，通过从同词复用到意涵明晰的显化，凸显情感内核；意象层面，通过从概括凝练到具象可感的重构，强化情感载体；情感色彩层面，通过从中性平淡到浓烈厚重的强化，提升情感浓度；心理层面，通过从静态描述到动态挣扎的深化，增强情感张力。

这种重构的深层动因在于原文“苦”的情感表达高度依赖中文语境，需要读者自行领会，而非直接

诉诸文字表面。译者则通过相应手段，将隐含的情感内涵更明晰地呈现出来。从厨川白村的文艺观来看，这种重构的实质是将原文已完成的象征表现，在英语语境中重新呈现。这一操作并非改变“苦”的情感内核，而是调整其象征方式，使压抑的生命力在目标语读者面前获得更可感的呈现。原文通过具象的文化遗迹、历史人物与个人经历象征内在苦闷，译文则通过上述手段调整象征的表现形态。这一发现印证了厨川白村的核心观点：苦闷需要通过象征才能被感知，而象征的表现方式直接影响压抑的生命力能否被读者感受。

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审视，这种“从隐含到可感”的显化策略具有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它降低了英语读者阅读中国文化散文的门槛，使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思情怀能够突破语言与文化壁垒，被更广泛的海外读者感知，为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搭建了情感共鸣的桥梁。另一方面，持续的显化处理也可能在客观上塑造出一种偏向直白浓烈的中国文学印象，中文散文特有的含蓄、留白、意在言外的审美传统，容易在译介过程中被简化，进而导致海外读者对中国散文美学的认知出现偏差。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仅选取书中五篇代表性篇章的局部案例展开分析，相关结论主要对应所选文本的情感表达特征，是否能够完全覆盖全书整体的翻译策略，以及是否适用于其他同类文化散文的英译实践，仍有待更大样本量的研究加以验证。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分析并不意味着译文在所有方面都优于原文，也不意味着情感的重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对于文化散文的英译实践而言，情感传递与审美忠实并非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未来的译介实践可以探索更为多元的平衡路径，在保障跨文化可理解性的基础上，尽可能保留中文散文的含蓄审美特质，让海外读者在感知情感的同时，也能体会到中国语言文化独有的表达魅力。这不仅是文学翻译的技术问题，更是跨文化对话中如何完整呈现文化多样性的核心命题，也为文化散文的英译实践提供了有益参照。

参考文献

- [1] 李筱玉. 论余秋雨《文化苦旅》中“苦”的体现[J]. 今古文创, 2021(28): 15-18.
- [2] 闫小军. 《文化苦旅》中“苦”之意蕴探析[J]. 安康学院学报, 2011, 23(2): 88-91.
- [3] 张剑桦. 论忧患意识对《文化苦旅》的浸润[J]. 许昌学院学报, 1993(3): 80-84.
- [4] 厨川白村. 苦闷的象征[M]. 鲁迅,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 [5] 余秋雨. 文化苦旅[M].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 [6] Yu, Q. (2015) A Bittersweet Journey through Culture. CN Times Books.